

“为什么读过的书受过的教育,未必能转化为掌控命运的力量?红颜更容易薄命?什么样的女人更容易‘厚命’,拥有更强壮的生命力?”看到推荐语时我毫不犹豫地下单《可能的生活》(阿袁著),读完我陷入更深的思考。

书由三个短篇小说构成,故事里的主角们,没一个过得好:《镜花》:嫁了有权势的,夫妻恩爱是表象;遭受丈夫冷遇的,有了情人。结果情人情事竟然完全出自女人的臆想。开篇即惊悚,读之后脊发凉。

《烟花》:身为大学老师,丈夫事业有成,儿子上了清华。然而婚姻是空壳,职场被边缘化,当友情的支柱坍塌后自己终结了生命。读之扼腕叹息。

《浮花》:美貌的“轻骨头”,有份体面的工作,有个踏实的丈夫,却总在感情上卑微,被短择、被轻慢。读之怒其不争。

这些人物无一例外极其渴求爱,但越渴求越不得。轻者患上癔症抑郁症,重者自己了结生命。都是知识女性,为何找不到除了男女之爱以外的精神支柱?为何不从别的事儿上找意义,而像浮萍似的随风飘荡?

“她看不起不自立的人,一个精神不自立的人,说到底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”。或许这就是作家想表达的,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精神自立。然而,精神自立就能过好这一生吗?“道理我都懂,日子却过不好”,是脆皮知识分子的通病。掌

风从海上来。
乐清湾东海面上吹来的风,把山顶上的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的叶扇吹得“滴溜溜”地转,牵引着发电机组源源不停地输出电力,我的耳畔不禁响起那首耳熟能详的童谣:“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,这里的风景真好看……”

这时,我正在浙江台州1号公路龙脊线段上。

这段被称为鹭鹭礁的三条青山脊,高耸状如龙脊,山路蜿蜒,如龙形行走,因山势自然形成的公路被誉为“龙脊线”。从无人机俯拍的角度来看,柏油路一层一层盘旋而上,犹如天梯一般,富有一种律动的节奏感,掩映在浓密的绿荫中,许多人慕名而来。尤其是节假日,龙脊线上车流如织,蓝的、红的、白的,各种



人生是流动的,不需要争先恐后。这意思,不是倒地躺平,任一重又一重的海浪拍击麻木的灵魂,而是持续地探索,任何时候都拥有想做就做的勇气。去年,快三十岁时,我做了一件“大事”——半脱产学英语。

在公司的年资摆在那里,工作第二年就升成了公关总监,在职场上继续“升级打怪”似乎才是约定俗成。此时,我却往后退了一步。

我来自南通。高考比学校分数线高近30分进入一所211大学。我上了传媒英语专业,喜欢传媒,厌恶英语,不想学。2017年,我加入一家朝气蓬勃的公司。老板去哈佛大学演讲,我作为公关代表要陪同,却被拒签,这让我对英语的好恶感降到最低值,甚至简单回答一个“Yes”都不好意思开口。

最终促使我下决心拔出这根刺的是一次“羞辱”。去年初,很牛的老板带着一位国家元首级的人物来中国考察。从北京到上海再至成都,每条业务线的负责人都与其用英语汇报交流。我是唯一的例外。在一次沟通会上,作为主导人,我用了两个西装笔挺的翻译。我说一句中文,翻译说一句英语。活动结束后合影,我主动避不入镜。那天晚上我一直问自己:在我们这样一个国际交流频繁的工作平台,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?

握的知识、明白的道理,并没能化成掌控命运的力量。

什么样的女人更“厚命”,拥有更强壮的生命力?这个问题倒是被韩剧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给出了一种答案。剧中母女三代都很有生命力,外婆是海女,妈妈卖海鲜,女儿考上大学,还出国留学,最后创业成功。

有网友戏称,外婆下海捞鱼、妈妈陆地摆摊,两代人的托举方能让女儿在天上飞。我认为“精神传承”比“托举”更能体现故事的精神内核。从外婆起,这一家的女性就有着一股子劲,不服输,和命运叫板,碰到问题积极想办法去解决,而非怨天尤人,哀叹命运的不公。一个女人,可以有公主心,不能有公主病。

占了叙事主体的母亲角色吴爱纯,从小是位文学少女,却能用写诗的手去摆摊、剖鱼、开餐厅……在金钱和爱情之间选了后者,用一生去证明:爱抵千金。我们太需要这种爱的教育了,我们不需要狗血剧情,那些桥段观之除了糟心别无用处。怎么去爱,在这部剧里有很好的呈现:爱是能体察对方的低落,在低谷中互相支持;爱是不间断为对方做些让她开心的小事;爱是在爱人和别人有争端时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他;爱是分享喜悦,更是分担痛苦;爱是信守承诺;爱是宽容和信任。

脆皮的知识女性少读读张爱玲,多看看吴爱纯吧。

优美的身姿,远山含黛,簇拥着辽阔的大海。山岛竦峙,仿佛海面上托起座座盆景。从海面吹来的风

大,催动那一排排矗立在山顶上的风车叶扇不停地转动,与静静的山海风光一起勾勒出诗情画意。大家纷纷过来打卡,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在平台拍摄婚纱照,龙脊线宛若烂漫的爱情海湾。

沿三条青山脊下来,不一会儿就到了仙叠沙滩。仙叠沙滩在国内属于难得的金沙沙滩,海沙质地坚实,硬朗无比。踩在硬实的金沙上,一路狂奔,也不会陷入沙子中。你也可以静静地站立在近海的沙地上,卷起裤脚,任海浪随波逐流,轻吻脚丫,阵阵沁凉袭来,在炎热的夏季舒心得很。孩子们有的在沙滩上奔跑;有的拿着塑料铲子、耙子和各种形状的模具玩沙雕;有的提着小小的塑料桶,在捉从沙子缝中爬出来的小个头岩石

我对英语的怨念,是时候来个了断了。

“我需要‘整块’的时间来学英语”。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,中国好老板以为我想留学,甚至打算转我学费。最后,我以居家办公但领全额薪的方式开始了“自我救赎”。我决定花一年时间,将BEC(商务英语证书)初级、中级、高级证书统统拿下。学习是循序渐进的,从一开始每天两小时到后来一天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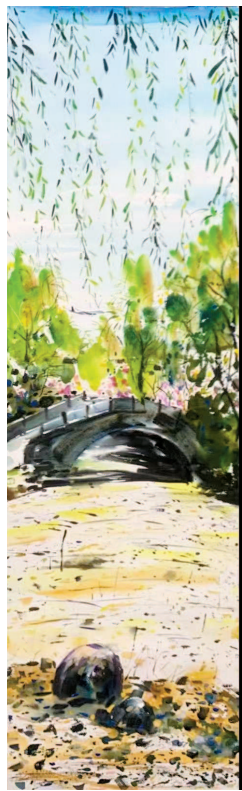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,我“扎”了进去,简直有点“魔怔”了。骑车去上学,我塞上耳机听英语;给狗狗洗澡,我对着它背英语课文;针对53个商务话题,每周日上午7点到12点,在和平公园的24小时图书馆和口语搭子练习,坚持了6个月……也因为我的“魔怔”,我一次就考过了BEC初级和中级,中级的口语甚至达到了175分,要知道高级的口语通过线是180分。我自信地表达,朋友说我成了“话痨”。

证书不是目的,而是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,真真实实地获得自我提升。并且,还有意外收获:过去一年,我花了不少钱去上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,却偶然发现上海

主动读书

冯骥才

我们提倡主动读书。如果读书不是为了了一种消遣和刺激,读书便是一种求知,一种寻找,一种倾听,一种心灵的享受,还是一种很自我的生活。



上海七宝航华公园 (纸本水彩) 金国明

蟹,童年的欢乐洒满整个沙滩。从三条青山脊下来的人,总喜欢到仙叠沙滩玩一会儿,和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人汇聚成游玩的洪流。

比仙叠沙滩面积还小的同样金沙质地的沙滩,像小巧玲珑的珍珠,镶嵌在龙脊线的角落落落。龙脊线接线环岛南路,公路与曲折的海岸线一起蜿蜒游走,一路风光旖旎。有一处海岸线被誉为“好望角”,下面就有个袖珍型沙滩,也有游人在此戏水玩沙。从这里沿小径可登上一座小山峰,山径通幽,林木葱茏,怪石嶙峋,是我少时读书春秋游的打卡地,

外国语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有上外英语教授的英语班,一年6至7套课程,只需要4300元。最打动我的是,里面的综合英语课程是我当年大学英语专业里最重磅的一门课,并且这个班可以连学3年,还配有英语专四专八考试的资格;此外,专升本的课程五花八门。作为正规大学生,以前我可看不上这些。但没想到的是,课程资源中还有许多我想学习的内容。三年后,甚至还能去复旦大学的金融系,我终于找到了终身学习的方向。我走进许多图书馆,有名气在外的,还有社区层面的。一些党建服务中心有图书馆,还有健身房,学习也变成了一种享受。图书馆里,我曾被一个40多岁的人拉住问:我看你在看新概念3,你有什么学习心得?那天我们交流了2个小时,真好。

上海是个宝藏城市,大家都知道它的千般好、万般好。很多人以为来上海就是来生活工作的,其实来上海还可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。我的英语学习还在路上,我的人生学习不会休止……

或许命运真的偏爱坚持的人。参加完“菁英计划”后,我开始被更多项目邀请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:华心怡

苏州安乐巷,青砖路面,长长窄窄,朱自清先生走过十六年。我想来看看,想了四十多年。他家门牌是二十七号。立夏后,当我轻轻踏入院子,心头一阵颤栗,深深感叹:“我终于来了”。站在天井里细观,时光仿佛停止了,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。但我内心知道,这院子却能抖落出半部中国新文学的春秋。

厢房书案上,镇纸压着的稿笺被穿堂风掀起一角,仿佛有支看不见的毛笔正在续写未完的章节。朱自清先生生前穿过的青布长衫还在,褶皱里藏着秦淮河的桨声、清华园的月色,还有昆明雨季潮湿的墨香。

窗棂将时光切割成菱形光斑,斜斜投在先生手书的《匆匆》原稿上。那些力透纸背的墨迹正在光晕里游动,化成时间的游鱼。我忽然懂得,所谓“一去不返的日子”原是文人在时代湍流中打捞的希望。当他在荷塘边写下“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”,何尝不是在战火纷飞中捕捉永恒?那些看似温润的文字,实则

是以柔韧对抗乱世的宣言。

某个黄昏,先生是否在此处搁笔,望向庭院里被雨水打湿的石榴树?那时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断崖边,炮火声从北方碾来,而他的文字却像院中那口老井,始终汲着清澈的泉水。井栏上被麻绳磨出的沟壑,比他任何一篇散文都更深刻地镌刻着时间,每一道都是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提笔又搁笔的踟蹰。

历史长卷漫漫,总有一些人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后人的视野。北平城的1948年让人难忘,当朱自清先生用颤抖的手在拒领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名字时,这位在《背影》中写下人间温情的文学家,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完成了对尊严的终极诠释。先生临终前说“宁可饿死,不领救济粮”,字字掷地,在民族尊严与生存本能之间,在精神独立与物质诱惑面前,中国文人用千年的气节给出了答案。这种选择与魏晋名士“不为五斗米

上面还矗立着一座启航的灯塔。夜晚,灯塔照射出暖暖的灯光,为龙脊线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从“好望角”眺望大海,海面愈显辽阔,任由万吨货轮从容驶过,任由快艇轻盈掠过,任由一群群海鸟翱翔,此时觉得海有宽心,心就有多大。“好望角”过去点是台州最南端的龙湾村,算是传统古村落,村里树木阴翳,石径石屋,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写满了海岸线。

在龙脊线上行走,深切感受到了什么是大美海岸,懂得了什么是浪漫无限。

我和先生周末散步,突然,他说,我想起了千爹。脚下这条路是以往我们去千爹家经过的路。他感慨地说,老头,挺好。

千爹离世整三年了,非常让人怀念。虽走过了仅69岁的生涯,但是他确实是值得点赞的老头。

他是一位优秀的钢铁工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被誉为“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的鞍钢向全国300多个单位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12.5万人,如一颗颗种子撒遍大江南北,在祖国的许多钢厂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千爹就是其中一位。他从大东北的鞍钢奔赴大西南的攀钢,又于七十年代末,转战华东,来到上海建厂不久的宝钢。作为三班倒的工人,他兢兢业业,被同事称呼“闻师傅”。千爹姓闻,名九香。他和干妈追求新知,喜欢看报、看新闻,喜欢和厂里的大学生交流,他们豪爽大方,经常邀请新来的大学生到家里吃饭。“你们爸妈不在身边,来我家过年。”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,因为新婚,我也同行。

千爹和干妈非常热情,总是准备丰盛的鸡鸭鱼肉和水果、饮料,每次都把我们吃得撑撑的。走时,还带上很多吃的。因为聊得来,我们去了千亲。

算起来,和千爹、干妈相处超过20年,我和亲生父亲也仅相处18年。千爹离世后,我伤心得流泪不止,睡不着,精神恍惚好几天。

二十多年来,闻老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如父的温暖。我们在上海买第一套房子后(没有仰仗双方父母一分钱),没精力,也没财力,就安排刷墙、涂地板的简单装修。没想到该退休的千爹赶了过去,和公公大清洗了厨房,忙完还请公公吃饭。

他和干妈很早就看出上海房子的升值潜力,那些年没少带我们看房。我们比较保守,也是上养老下养小,都没买,错失很多良机。千爹和干妈以及长大的干妹妹很有眼光和魄力,陆续买了多套房子——从上海扩展到长三角,从东北老家到攀枝花,房子遍地开花。

闻老先生也是一位好丈夫。干妈来上海的前二十多年几乎不认路。她不用认路,出门都是千爹领着。当年在鞍钢,千爹是干妈的师傅。他们的结婚蜜月很豪气,在国内转了十几个城市。千爹倒班,只要干妈在家,他每天一个电话问候。当年,干妈是厂里最早学会五笔打字的人,千爹不吝重金买回键盘给干妈练字,干妈努力,因为打字水平突出,进了办公室做打字员。

千爹对干妈的疼爱尤其是体现在生病后期,要搬回出租出去的市区住所,装修时,他反复对施工人员强调,要加固阳台通往露台的门。我和先生在一旁听着心酸,他是担心自己走后,干妈一个人生活的安全……回想往事,非常赞同先生的那句话:老头,挺好!

折腰”的傲骨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,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血脉中永不妥协的基因。同年8月10日,先生勉强睁开眼睛,握住夫人的手,一字一顿地叮嘱:“有事要记住,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。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

的美国面粉。”不久后,不满50岁的他,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陨落了。

清华大学降下的半旗,冯友兰先生主持追悼会时的哽咽,梅贻琦校长悼词中“清贫自守”的评语,构成了一曲悲怆的安魂曲。这不是简单的同僚哀悼,而是知识分子群体对精神标杆的集体确认。当朱自清先生的胃停止蠕动时,他的精神却在同时代人的集体记忆中获得了永生。毛泽东主席对先生“一身重病,宁可饿死,不领美国的‘救济粮’……”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的评价,更如黄钟大吕,让朱自清的形象在时代的洪流中愈发巍峨。

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先生以笔为武器,用文字抒发对社会现实的不满,对国家命运的担

忧。他的骨气并非偶然形成,而是贯穿于他的一生。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陶,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信念早已深深扎根于心中。他的散文,无论是《背影》中深沉的父子情,还是《荷塘月色》里对宁静美好的追求,都饱含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向往。而在面对外敌的压迫和不公的现实时,他又展现出了文人的铮铮铁骨。

光阴荏苒,总有些精神坐标如同北斗般恒定。朱自清先生那些凝固的墨痕突然活泛起来,在宣纸上蜿蜒成运河的支流,漂着桨声灯影的碎片,载着背影远行的倒影,流过时光的褶皱。真正的文脉从不会断绝,它只是沉淀在故居的砖缝里,成为岁月的纹路。

那个消瘦的身影用生命证明:真正的尊严不在于胃的充盈,而在于灵魂的直立。

我和先生周末散步,突然,他说,我想起了千爹。脚下这条路是以往我们去千爹家经过的路。他感慨地说,老头,挺好。

千爹离世整三年了,非常让人怀念。虽走过了仅69岁的生涯,但是他确实是值得点赞的老头。

他是一位优秀的钢铁工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被誉为“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的鞍钢向全国300多个单位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12.5万人,如一颗颗种子撒遍大江南北,在祖国的许多钢厂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千爹就是其中一位。他从大东北的鞍钢奔赴大西南的攀钢,又于七十年代末,转战华东,来到上海建厂不久的宝钢。作为三班倒的工人,他兢兢业业,被同事称呼“闻师傅”。千爹姓闻,名九香。他和干妈追求新知,喜欢看报、看新闻,喜欢和厂里的大学生交流,他们豪爽大方,经常邀请新来的大学生到家里吃饭。“你们爸妈不在身边,来我家过年。”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,因为新婚,我也同行。

千爹和干妈非常热情,总是准备丰盛的鸡鸭鱼肉和水果、饮料,每次都把我们吃得撑撑的。走时,还带上很多吃的。因为聊得来,我们去了千亲。

算起来,和千爹、干妈相处超过20年,我和亲生父亲也仅相处18年。千爹离世后,我伤心得流泪不止,睡不着,精神恍惚好几天。

二十多年来,闻老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如父的温暖。我们在上海买第一套房子后(没有仰仗双方父母一分钱),没精力,也没财力,就安排刷墙、涂地板的简单装修。没想到该退休的千爹赶了过去,和公公大清洗了厨房,忙完还请公公吃饭。

他和干妈很早就看出上海房子的升值潜力,那些年没少带我们看房。我们比较保守,也是上养老下养小,都没买,错失很多良机。千爹和干妈以及长大的干妹妹很有眼光和魄力,陆续买了多套房子——从上海扩展到长三角,从东北老家到攀枝花,房子遍地开花。

闻老先生也是一位好丈夫。干妈来上海的前二十多年几乎不认路。她不用认路,出门都是千爹领着。当年在鞍钢,千爹是干妈的师傅。他们的结婚蜜月很豪气,在国内转了十几个城市。千爹倒班,只要干妈在家,他每天一个电话问候。当年,干妈是厂里最早学会五笔打字的人,千爹不吝重金买回键盘给干妈练字,干妈努力,因为打字水平突出,进了办公室做打字员。

千爹对干妈的疼爱尤其是体现在生病后期,要搬回出租出去的市区住所,装修时,他反复对施工人员强调,要加固阳台通往露台的门。我和先生在一旁听着心酸,他是担心自己走后,干妈一个人生活的安全……回想往事,非常赞同先生的那句话:老头,挺好!

千爹离世整三年了,非常让人怀念。虽走过了仅69岁的生涯,但是他确实是值得点赞的老头。

他是一位优秀的钢铁工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被誉为“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的鞍钢向全国300多个单位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12.5万人,如一颗颗种子撒遍大江南北,在祖国的许多钢厂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千爹就是其中一位。他从大东北的鞍钢奔赴大西南的攀钢,又于七十年代末,转战华东,来到上海建厂不久的宝钢。作为三班倒的工人,他兢兢业业,被同事称呼“闻师傅”。千爹姓闻,名九香。他和干妈追求新知,喜欢看报、看新闻,喜欢和厂里的大学生交流,他们豪爽大方,经常邀请新来的大学生到家里吃饭。“你们爸妈不在身边,来我家过年。”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,因为新婚,我也同行。

千爹和干妈非常热情,总是准备丰盛的鸡鸭鱼肉和水果、饮料,每次都把我们吃得撑撑的。走时,还带上很多吃的。因为聊得来,我们去了千亲。

算起来,和千爹、干妈相处超过20年,我和亲生父亲也仅相处18年。千爹离世后,我伤心得流泪不止,睡不着,精神恍惚好几天。

二十多年来,闻老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如父的温暖。我们在上海买第一套房子后(没有仰仗双方父母一分钱),没精力,也没财力,就安排刷墙、涂地板的简单装修。没想到该退休的千爹赶了过去,和公公大清洗了厨房,忙完还请公公吃饭。

他和干妈很早就看出上海房子的升值潜力,那些年没少带我们看房。我们比较保守,也是上养老下养小,都没买,错失很多良机。千爹和干妈以及长大的干妹妹很有眼光和魄力,陆续买了多套房子——从上海扩展到长三角,从东北老家到攀枝花,房子遍地开花。

闻老先生也是一位好丈夫。干妈来上海的前二十多年几乎不认路。她不用认路,出门都是千爹领着。当年在鞍钢,千爹是干妈的师傅。他们的结婚蜜月很豪气,在国内转了十几个城市。千爹倒班,只要干妈在家,他每天一个电话问候。当年,干妈是厂里最早学会五笔打字的人,千爹不吝重金买回键盘给干妈练字,干妈努力,因为打字水平突出,进了办公室做打字员。

千爹对干妈的疼爱尤其是体现在生病后期,要搬回出租出去的市区住所,装修时,他反复对施工人员强调,要加固阳台通往露台的门。我和先生在一旁听着心酸,他是担心自己走后,干妈一个人生活的安全……回想往事,非常赞同先生的那句话:老头,挺好!

千爹离世整三年了,非常让人怀念。虽走过了仅69岁的生涯,但是他确实是值得点赞的老头。

他是一位优秀的钢铁工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被誉为“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”的鞍钢向全国300多个单位输送干部和技术工人12.5万人,如一颗颗种子撒遍大江南北,在祖国的许多钢厂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千爹就是其中一位。他从大东北的鞍钢奔赴大西南的攀钢,又于七十年代末,转战华东,来到上海建厂不久的宝钢。作为三班倒的工人,他兢兢业业,被同事称呼“闻师傅”。千爹姓闻,名九香。他和干妈追求新知,喜欢看报、看新闻,喜欢和厂里的大学生交流,他们豪爽大方,经常邀请新来的大学生到家里吃饭。“你们爸妈不在身边,来我家过年。”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,因为新婚,我也同行。

千爹和干妈非常热情,总是准备丰盛的鸡鸭鱼